

北齊書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崔暹

子達挈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啓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

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暈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劭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高

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
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
瞻杜蕤嵇暉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
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
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
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
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
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
東山遲於道前驅爲赤捧所擊世宗回馬避之

遲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
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
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
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遲昔事家弟爲定州長
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五杲知
其能也始居憲臺乃尔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
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
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
迎於紫陌高祖握遲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

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
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
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
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遲良馬使騎
之以從且行且語遲下拜馬驚走高祖爲擁之
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
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
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
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遲一

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
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遲謝曰此
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
退謂遲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
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遲爲度
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遲憂國如家以
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
止或有虧失遲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
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遲故緩之不

以時進世宗意釋以竟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
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
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
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遲寄求佛經梁
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館焉然而
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
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遲命儒者權
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
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之遲喜躍奏爲司

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
遲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
言遲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
苛察法官黜崔遲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
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
搜遲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遲書千餘紙
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遲
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
遲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

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
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
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
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
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
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
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
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
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

感愧十年遲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
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
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
似荅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
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蓆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
政幼而敏惠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
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
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

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
出倉卒羣情草草勲將等以續戎事重勸帝早
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
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
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
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
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
人勸進意德政恐懼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

主卷之二
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勲將入告以禪
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荅者時杜弼
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
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
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
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
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
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

容後以數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
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
黃門趙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
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竝還
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
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
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
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
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

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
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
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
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
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
諸王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
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
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
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摠集引入北宮留

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
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
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
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
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
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
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
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
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

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歛容曰此事推挹已
久謹當遜避又道若尔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
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
餘條悉書魏靜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
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伏衛而去
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
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
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
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